

卧雲樓筆記

孫文
拜題

臥雲樓筆記卷三

巖中人語

齊人惟知管晏。野語動稱堯舜。地固有所限。事或有可傳。戎人戎言。楚人楚言。予爲巖中人。自不忘巖中語耳。

巖俗與巖諺

巖俗頗信風水。子孫多者。遺體尤難入土。卽葬矣。子孫偶有不利。輒起柩停厝。惑於房分之說也。考葬書起於郭璞。謂人受體於父母。本骸得氣。遺體受蔭。自有此語。而後世惑之。羅景綸嘗駁其說。而蔡西山吳草廬乃刪定其書以傳世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楊誠齋云。郭璞精於風水。而身受刑戮。子孫亦衰微。其說已不驗於身矣。可爲世之以親骸求富貴者告。

巖俗客死異鄉。柩返不許入門。泥曾子問柩不可反之說也。不知不可反云者。謂出不可反。非謂歸不可入也。巖人忌此。誤矣。且外省不避載尸入門。巖人亦忌之。有死不終於正寢者。必於大門外斂殯。偷違斯例。同室羣起而攻。尤傷仁人孝子之心。陋俗宜亟改革。巖童多佩貝。貝名子安。取其吉也。

巖忌諱事頗多。卜葬必請地師。大殮拘生人冲忌。築室上樑必選時日。災病必倩巫覡祈禱。予所深惡也。仲長統曰。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。不能自使室家滑利。子孫貴富。而望其能致之於我。不亦惑乎。通人數語。可喚醒迷夢。

巖人死。無論男婦。必有美諡。請邑紳書之。名曰書銘。粵海南亦有此俗。

按喪服小記云。復與書銘。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。

、男子稱名、婦人書姓、檀弓下云、銘明旌也、以死者爲不可別已、以其旌識之、書銘、古禮也、惟墳諡他省未聞、外省盛行點主、謂以生者接死者之氣、袁子才駁云、婦人之氣、以他男子之氣接之、尤爲非禮。

白虎通

曰。死乃諡之何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。故据其終始從可知也。此蓋棺論定之說。考古者生無爵。死無諡。巖人概得諡。旣戾古禮。且均得美諡。尤失進勸成德之古意。習俗相沿。不知起

於何時。鄭夾漈謂凡諡皆美辭也、幽之爲言傷也、厲之爲言武也、名且諱之、寧忍揭其惡乎、言亦近理、惟與孟子百世勿能改、及始皇以臣議君以子議父之言未合、

巖生子期年。男女坐盤中。取物以驗性格。古曰晬盤會是也。顏氏家訓云。江南風俗。兒生一期。男則用弓矢紙筆。女則用刀尺針縷。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。置之兒前。觀其發意所取。以驗貪廉愚智。名之爲試兒。此俗北方亦有之。曹彬始生周歲。父母以玩具列前。彬左手提干戈。右手取俎豆。斯須取一印。皆異之。彬直隸靈壽人。是試周之俗。非僅江南然也。

巖俗冬至節。嫁女不宿外家。違將不育也。蘭谿亦有此忌。有過個冬去個公之諺。謂傷家長

也。俗忌類不可信。

邑人聞鴉鳴。多向之而睡。惡其凶也。聞鵲鳴而喜。喜其吉也。此亦有所本。清異錄云。梟乃天毒所產。見聞者必罹殃禍。急向梟連唾十三口。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。是唾鴉或唾梟之轉變。據西陽雜俎載。人臨行。鳥鳴而前引多喜。似與鴉鳴凶之言不符。不知鳥鴉實爲二物。純黑而反哺者鳥也。腹下白不反哺者鴉也。拾遺記云。漢章帝永寧元年。

條支國貢鵲。其國太平。則鵲鵲羣翔。漢武時。四夷獻馴鵲。若有喜樂事。則鼓翼翔鳴。淮南子云。鵲知人喜。有此種種記載。故有鴉凶鵲吉之傳說。實則何凶何喜。皆迷罔而已。椒山先生獨喜鴉而惡鵲。謂鵲報吉。鴉報凶。鵲近諛。鴉近忠。此則另一種說法也。

巖童養鸚鵡。相傳必於五月五日剪舌。方能爲人言。劉敬叔異苑云。五月五日剪鸚鵡舌。教學人語。聲尤清越。又云。晉司空桓豁在荊州。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鸚鵡舌。遂無所不名。兒童遊玩之舉。亦若有所受。至足異也。

巖俗結婚。新婦入門。不見舅姑。當晚成婚。明日始廟見。毛西河所謂野合。左氏所謂先配後祖也。今俗儉齊。欲省廟見酒席費。率於未結婚前。先謁廟及見舅姑。轉有合於溫公書儀之所云矣。按新婦入門。即日成婚。三日成婚。禮經亦無確證。惟朱子家禮。婚三日始廟見。

巖有鳥名布穀。卽鵲鳩也。穀雨後始鳴。其聲若呼割麥插禾。江東人呼穫穀。荆楚歲時記云。四月有鳥名穫穀。其名自呼。農人候此鳥。則犁耙上岸。故巖人名曰催耕鳥。

巖婦恆於夜間卜簷溝姑。取簞器一具。支以篲。咒畢。神來。簞器作點首狀。卽荆楚歲時記所云。正月十五夕迎紫姑以占衆事也。據異苑云。紫姑於廁邊或猪欄邊迎之。所異者。巖婦於溝不於廁。且不限於正月十五耳。游宦紀聞云。世南少小時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。以筭插簞箕。布灰棹上。畫之。有能作詩詞者。是士大夫亦爲之矣。

巖一歲兩儺。扮雷神。沿戶逐邪。名曰迎雷公精。

兩郡賦謂之儺子。

此方相氏之遺也。考荆楚歲時記。則

於十二月八日行之。不扮雷神。而作金剛力士以逐疫。東京賦所謂卒歲大儺也。巖兩行之。

與周禮時儺。

註云。四時皆作也。

月令三儺。荆楚歲時記卒歲大儺。均未合也。

端陽節。巖婦取雜繒爲虎角黍荷包等。令小兒佩之。此所謂條達也。歲時記云。組織雜物以相遺贈。當卽指此。又巖俗絨纏八角符。或絡五色釧。所謂以五綵絲繫臂。名曰辟兵是也。昔人貢獻所尊。巖婦付諸兒輩。此其異耳。

岩雖無火葬惡習。

俗謂火葬爲熱葬。熱葬之家。其興必驟。謂甚。又黃露乞免。再起焚人亭狀曰。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。然聞佛之說。戒火自焚也。今之焚者。戒火耶。人火耶。自焚耶。其子孫耶。佛者。外國

之法。今吾所處。中國耶。外國耶。其警俗之意至爲明切。

而有檢骨之舉。親葬三年。多啓棺驗骨。別貯瓦器重埋。名曰金甕。其筋肉未淨者。以刀剔之。濕者以火焙之。慘毒去火葬幾何。此俗謂之洗骨葬。江西廣信一帶。有之。宜亟起革除。

巖逢七夕。瓜果供牛女。女兒月下穿鍼。乞巧遺意也。西京雜記云。漢綵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。荆楚歲時記云。是夕人家婦女結縷穿七孔鍼。由來久矣。

巖俗六月不結婚。違則不吉。謂惡月也。古以五月爲惡月。故有五月不上屋之謠。卽田文王鳳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。欲弗舉。皆以惡月故。巖俗未知何本。

巖人客死於外。家屬聞耗。招魂奠祭。禮也。亦情也。外省有招魂之葬。識者謂其埋神。混墓廟之大分。招魂而祭。於禮尙無不合。至無遺骸可葬者。造銀牌一面。鐫死者姓名及出生年月。納小槽以葬焉。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。

巖重祭墓。皆於秋季行之。

其未造坎者。祭於清明前後。開元之許寒食上墓。後唐莊宗之寒食出祭。謂之破散。歐陽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。岩俗祭清明。其遺意也。

不廢。此風俗之厚也。而說者曰。古人惟奔喪去國二事。則哭於墓。祭者。吉禮也。今舍廟而之墓。墓非神之所處。是亂形神之別。錯廟墓之宜矣。但武王東征。固有祭畢之舉。曾子亦有椎

牛祭墓之言。水源木本之思。寧失之厚。毋失之薄。此舉未可厚非也。

巖多山。雨後生菌。菌有毒。予少中其毒。幾殆。据墨客揮犀云。凡菌爲羹。照人無影者不可食。食殺人。未知是否可信。

巖人謂娶婦曰討婦。討卽索也。老學庵筆記謂索婦爲古語。引三國志孫權欲爲子索關羽女。袁術欲爲子索呂布女爲證。是討婦亦古語也。

巖人稍有薄積。先買田。次建屋。次造坎。家家如是也。一經變亂。田歸農有。屋被人佔。祖宗丘墓因築公路。闢機場。均多發掘。近有無水可流田。無火可焚屋。無罪可掘墓之諺。某道人詩曰。看他耕種幾年去。交付兒孫賣與誰。白樂天詩曰。終身不曾到。惟展畫圖看。杭僧詩曰。道旁多少麒麟塚。轉眼無人送紙錢。三詩均醒世語。惜乎巖人不早見及此也。

昔巖婦旋毛。必燙之使直。以旋爲醜也。今都市婦女燙直使旋。又以旋爲美。一髮耳。今昔殊尙。非妖而何。

巖俗多訟蠱。舊志載中毒者。絞痛吐逆。十指俱黑。嚼豆不腥。含礬不苦。是其驗也。又云。毒在上者。用升麻吐之。毒在下者。用鬱金下之。姚寬西溪叢語。亦有嘗礬不澀食豆不腥之語。其

治法煎石榴根皮汁飲之。虫卽吐出。未知二者孰效。兩存其說。俾知治蠱之方。

巖遇久雨。婦女輩剪紙爲人。手持帚。粘壁。焚香祈晴。此俗浙亦有之。名曰掃晴娘。咒云。帚一

舉。掃盡滿空煙雨。見太陽。封汝作掃晴娘。語頗雅馴。

俞曲園有掃晴娘詞。

惟巖呼紙人曰。小和尚。與福

州同。咒云。和尚趕快跑。上天討日頭。閩浙地相接。俗亦相類也。

昔巖塾師授徒。門外貼書齋二字。卽古所謂精舍也。謝靈運有石壁精舍詩。李善注云。精舍者。今讀書齋是也。世人以佛寺爲精舍。誤矣。

巖屋濕氣重者。多生白蟻。傳竹鷄可解。故人多養之。續博物志云。白蟻聞竹鷄之聲化爲水。

不知確否。或曰。白鷄之雄亦能化白蟻。

巖俗有疑難事。聽語卜休咎。名曰聽聲卦。所謂響卜也。曲洧舊聞云。王建集有鏡聽詞。其詞云。重重

摩事候時鏡。夫婿遠行憑鏡聽。

近世人懷杓以聽。亦猶是也。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語聽之者。以有心聽無心。往

往而驗。此亦幾之偶見者耳。

巖童初乘船。多飲竹篙水。謂可止暈也。志雅堂雜鈔云。暈船者。飲船篙倒溜水則不暈。俗說

亦有根據。

端陽例書午時書粘廚灶。謂可辟百虫也。書語俚俗。曾錄邑乘禮俗志。而未知所本。閱夢梁錄紀杭都風俗。亦有五月五日天中節。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。恍惚似之矣。

巖俗多於上燈後行婚禮。先儒謂婚者。幽陰之義。故以晝婚爲非禮。竊意婚之起原。始於掠奪。掠奪必以夜。後世因之。遂以日落三商爲婚。幽陰云云。或以意立說耳。

有來巖演幻術者。作殺人種瓜諸戲。童年見之頗悸。此漢書所謂犁軒眩人也。、條軒、卽大秦國、見張騫傳、師古注云。眩讀與幻同。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。本從西域來。一游戲之微。

所由遠矣久矣。

巖家有灶神。祀顓頊氏子黎也。黎爲火正故祀爲神、主書司命灶君之神。則爲道家所誤。道家稱灶神爲東廚司命。司

命與灶神。原分爲二也。屈平九歌有少司命大司命。其非灶神可知。但巖人年終送灶。謂神上天。奏人間善惡。與鄭康成司命居人間。司察小過作譴告之語合。巖人所祀者。合司命灶神爲一人矣。

漢書食貨志云。婦人同巷相從夜績。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。必相從者。所以省費燎火。同巧拙而合習俗也。昔巖婦夜績。惜膏油費。率結伴爲之。頗得古代遺意。今則市也婆娑。日且不

給。何有於夜。於以嘆先王經世遺規。至纖且悉矣。

巖經變亂。民盡赤貧。而俗轉偷。樛藩一擲。動輒百金。外人嘖嘖稱怪事。食貨志云。商賈中家以上。大氏破。民媮。甘食好衣。不事畜藏之業。巖民破產矣。且有朝不保暮之慮。誰復節衣縮食爲長養子孫之謀。山有樞曰。宛其死矣。他人是媮。巖人心理。卽詩意也。又何怪焉。

巖多娶童媼。始於春秋待年之女。遇戚族有喪。必餽食物。古曰。殯。江浙人謂之暖孝是也。親喪經若干時日。移柩僻處。俗名曰厝。似士喪禮之殯。殆卽所謂假葬與。假葬之結果。往往變爲停喪。拘忌迴避。遷延歲月。晏子春秋所謂死者不得葬。命之曰蓄哀而已。

巖小兒有一種病。乍掣乍縱。名曰風症。外省曰驚風。患者常不治。漢書藝文志有瘰癧方。治此病也。筋脈拘急曰瘰。筋脈張縱曰癧。王符潛夫論曰。哺乳太多。則必掣縱而生癰。癰與風異。而縱掣病狀則一。

巖娶婦之家。於廟見後。戚友輒來鬧房。委瑣褻瀆。無所不至。抱朴子外篇疾謬。備言戲婦法之不可忍論。此種敝俗。是晉世已然矣。楊升庵丹鉛雜錄云。以廟見之婦。同於倚市門之娼。其言尤透切。有識者宜起而革之。

畚民、蠻種也。有雷盤藍三姓。或曰是槃瓠之後。巖昔有之。近久不見。殆同化與。省會恆遇於市。裝束絕異。閩縣劉薇卿詩云。椎髻蒙頭飾纓絡。短衫跣足出村落。卽詠畚民也。

巖諺云。一莖草。一點露。言兒孫自有兒孫福也。黃山谷曰。男女渠儂墜地。自有衣食分齊。今蹙眉終日。正爲百草憂春雨耳。意與巖諺同。而語獨妙。莊子云。孫子非女有。是天地之委蛻也。顏之推曰。子孫者。不過天地間一蒼生耳。尤爲曠達之言。

巖有燒硃喫缺碗之諺。淮南子說林云。陶者用缺盆。與巖諺正同。用者弗肯爲。爲者不得用。亦社會不平鳴也。

巖婦遇眼跳。咒曰。目皮掣。有酒有肉來。無酒無肉去。是非口舌過別厝。遇燈草開花。祝曰。燈盞開花。有銀人家。遇鵲鳴。祝曰。阿鵲門前號。銀錢隨卽到。語本陸賈。昔樊噲問陸賈曰。人君受命於天。云有瑞應。豈有是乎。賈曰有之。夫目眊得酒食。燈火花得錢財。乾鵲噪而行人至。蜘蛛集而百事喜。小旣有徵。大亦宜然。俚語均有來歷。

俗傳虎食若干人。耳有若干缺。彭乘墨客揮犀亦載是說。謂汀州西山有虎。爲暴十餘年。後爲射者所殺。兩耳如鋸。巖語非無稽也。

巖諺云、富貴三代。方知飲食之味。魏文帝曰、三世長者知被服。五世長者知飲食。此卽巖諺所本。治庖、昔人有三字訣。曰爛、熱、少。爛則易於咀嚼。熱則不失香味。少則不饜而飫後品。其大較也。但無論若何知味。飲食之人而已。曷足貴乎。

巖語以人死爲回老家。頗有來歷。古者以生人爲行人。死人爲歸人。故曰、鬼者歸也。陶淵明自祭文曰、陶子將辭逆旅之館。永歸於本宅。本宅卽老家也。

巖有沒頭破鼻一語。謂事出無因也。此宋時俗語。卽沒些巴鼻之誤。蘇長公有句云、有甚意頭求富貴。沒些巴鼻使姦邪。蓋譏熙寧初迎合宰相者得官之易也。意與巖語正同。

巖人嘗做事不經心。曰、耳邊一陣風。杜荀鶴詩云、百歲有涯頭上雪。萬般無染耳邊風。意雖不同。語實本此。

巖人有言。冬至晴、年終必雨。冬至雨、年終必晴。驗之頗不爽。惟云、夏至有風三伏熱。重陽無雨一冬晴。却又不然。據廣陽雜記載。感精符云、夏至酉逢三伏熱。重陽戌遇一冬晴。有風、酉逢之誤也。無雨、戌遇之誤也。其或然與。

有星雙目熒然。其形蜿蜒。巖婦名曰南蛇星。卽漢書所謂枉矢也。天文志云、蛇行而倉黑、望如有毛目然、卽指此星、志又

云、物莫直於矢。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。執矢者亦不正。以象項羽執政。亂也。此則太附會矣。巖諺云、賊手不打空。謂其勤於取也。貨殖傳之述魯丙氏也。曰、家自父兄子弟約。頗有拾。卽有取。卽賊手不空之意。爲富須等於爲賊。亦何快意之有。

巖語詈人假解事。曰、打六更。以更有五無六也。楊誠齋詩云、天上歸來已六更。宋大內五更已絕。則梆鼓遍作。號曰六更。猶清世衙署之發播。則打六更未必無其事也。

巖語謂事之無關緊要者。曰、沒答颯。按沒答颯。卽沒雕當也。作事無据曰沒雕當。通雅今語不的當亦爲此聲。流傳既久。意稍異耳。

巖人將遠行。以布裹脚。自足至膝。名曰絞脚布。謂可跳騰輕便也。通謂之行膝。詩、邪幅在下。左傳、帶裳幅舄。幅、箋註皆訓偪。猶偪束之意也。

巖有泥匠怕做灶。醫生怕醫嗽之諺。以肺病多不治也。宋姚寬西溪叢語、謂許叔微精於醫。許云、五臟蟲皆上行。惟有肺蟲下行難治。當用獼爪爲末調藥。於初四初六日治之。此二日肺蟲上行也。說似不近理。姑志以質疑。

巖方言合標準音頗多。舉例如下。隨筆點染曰丑。以篋束物曰籩。支物小木曰鼗。施於瓷表

面之藥品使有光彩者。曰過釉。陶瓦之未燒者曰坯。燒磚瓦之室曰窰。有孔曰窰窿。略治衣曰敕。費誓所謂善敕乃甲冑是也。爲人執炊曰火頭。宋史所謂置火頭具飲膳是也。又有因音同而借用者。如爲人和事。曰做和頭。因做棺頭而借也。受人戲弄曰勿箕筭。因震威繼光之箕筭隊而借。若舊塾之執爨者。曰書僮。則兒寬傳所謂都養是也。

巖人對子弟之不長進者。輒曰先澤斬矣。所出大都江哥柳哥。而未知所本。後閱民間故事。始知泉州有所謂何哥柳哥者。二人皆世家中落。專以詐騙里落爲事。遐邇流傳。遂成閩南西一種通行語。江哥者。乃何哥之誤也。

巖人有言曰。三個矮子入城就會反。謂矮人多智也。此語各省區均有之。而平等閣筆記且援引內經。備言矮人生理之特殊。推原其所以多智之故。雖所言未盡足據。而巖諺則信而有徵矣。

巖中聞見錄

明張居正病篤。翰林大小九卿等衙門紛紛請禱。時石介峯居台省。亦隨衆爲之。此恆情也。而御史周盤參其獻媚。請亟罷斥。蔡梅巖巡按廣東。上疏乞宥居正子嗣修。言人所不敢言。此正論也。而簽事李瑄訐其爲申時行所使。官場傾軋惡習。自昔已然。訖明尤烈矣。

詹隣五天顏。明四川巡撫。巡防川北。兵敗被執。死之。賜諡忠節公。永定縣籍。殉節錄及綱鑑等書。均作龍巖人。誤也。

邑有諸生。性放浪而有才思。題偶云。我本酒徒。胸中全無糟粕。人稱浪子。筆下頗有波瀾。語頗雋永。

吳無耳。佚其名。家貧積學。困於場屋。太平軍來。被殺不死。有聯云。饑不死。寒不死。殺亦不死。苦

苦留他。試問作何事業。利未就。名未就。功更未就。遲遲待爾。還有幾多春秋。後子若孫曾孫均登賢書。蔚爲望族。殆困於身而亨於後者耶。

清世有金影者。知寧洋縣事。大堂聯云。寧你名。未寧你民。望洋而返。金吾姓。不金吾性。顧影何慚。巖人常誦之。

石司徒介峯有乞遵舊制節取用一疏。語語警闢。公上疏動機。因神宗添進金花銀每季五萬兩耳。區區之數。不惜抗疏力爭。且瀝陳民生如何凋敝。太倉如何關重。一若添進此款。卽足以失民而覆國者。今人見之。得毋曰。昔之人無聞知乎。而神宗之下諭也。曰。額外之取。甚非得已。已戒諭內監加意撙節。又曰。積貯稍充。卽行停取。威權無上之皇帝。年取二十萬兩。必多方解釋。再三要約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諒哉。

舊志蔡夢說傳云。交趾賊翁富再犯欽州。說時爲海南道副使。總督戴耀意尙首功。說止妄殺。稍有異同。役竣。說恆不自安。陞南韶道參政。乃上疏乞休等語。予疑交亂旣平。朝議方陞遷。公何以不自安。且遽引疾歸。嘗求其故而不得。後閱周玄暉涇林續記云。萬歷壬申八月。夢說林梓監視總兵孔憲卿進兵。時戴耀爲台省交章彈射。又聞寇難猝拔。移書兩道。謂苟捕獲滿千數。卽當旋師。慎毋深入。孔總兵意不謂然。奈二司奉制台命。弗敢違。十二月。遂撤兵歸。以捷音報。是役也。經營兩載。費鉅萬計。斬首一千八百有餘。生擒一百五十名。中有蠻婦。稱是酋配。而未稿也。其他斬捕多係村民。而渠魁并協助者。迄不得一俘馘等語。乃恍然於戴重首功之故。公意有異同。而又屈於上命。因不安。遂乞休。如公者。可謂不失本心與。

邑人林鎬，著有遠峯詩存及雙樹生詩草。二集均未得見。惟五百家香豔詩集載其洞房詩一首。予錄於邑乘本傳之後。偶閱留春草堂詩鈔，有紀伊墨卿揚州賑災詩。亟錄之。詩云：清晨發邗溝，薄暮趨秦郵。西風獵獵吹小舟，長年牽纜行且謳。舟中兀坐者誰歟？揚州太守查災黎。災黎走相告，是爲太守心竊疑。往年太守查災來，樓船萬斛聲喧阗。荒村索鷄豕，破屋科錢財。上食太守供輿臺，敲扑丁役令心哀。苦若巨浸重爲災，今年太守胡爲爾。從者三人兩人耳，村墟歷皆遍。風霜行未已，父老語災黎。爾輩焉得知，揚州太守今姓伊。政聲久從粵海馳，江南大府告天子。命典名郡初來茲，昨聞太守出府時。髻奴悻悻前致詞，官今領大郡。出入須威儀，前船載輿馬。後船列旌旗，驛路設供帳。州邑爭餽遺，旣得飽胥隸。兼足充囊資。太守語髻奴，爾言何可鄙。我昔被命來，僦屋河之涘。時當秋夏交，暑酷汗如洗。買舟小如甕，出入波浪裏。飢咽脫粟飯，渴飲濁流水。災區幸周覽，遑自恤勞止。何況綰郡符，其痛受如已。儻從人苟多，約束法難恃。豈惟索酒食，且復營賂賄。官吏一頓餐，民將竭膏髓。官吏一囊金，民將鬻妻子。哀鴻方嗷嗷，忍令更出此。飛符下州邑，諄諄戒令史。慎勿役丁夫，辛苦負行李。慎勿具盤飧，殷勤奉芳旨。水減民未耕，先爲理疆址。歲晏民未食，先爲謀糗餼。強梁禁侵暴，